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四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七千四百八十七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四

晉

 孝武皇帝

元五年春二月秦作教武堂

秦作教武堂于渭城

注見前

命太學生明陰陽兵法者

教授諸將秘書監朱彤諫曰陛下四海之地什得其
八宜稍偃武修文乃更始立學舍教人戰鬪之術非

所以致太平也且諸將百戰之餘何患不習于兵而更使受教於書生非所以強其志氣也此無益于實而有損于名堅乃止

夏四月以謝安為衛將軍與桓冲並開府儀同三司

朝廷以秦兵之退為謝安桓冲之功故有是命

六月秦以苻融為中書監都督諸軍錄尚書事苻丕為冀州牧苻暉為豫州牧

秦王堅以諸氏種類繁滋分三原

注見前

九峻

山名在西安府

醴泉縣
東北

武都汧雍

注俱見前

氏十五萬戶使諸宗親領之

散居方鎮如古諸侯

世領其種類如諸侯世封

以其子長樂公丕

鎮鄴平原公暉鎮洛陽石越梁讜毛興王騰等皆為

諸州刺史

堅送至至灞上丕所領兵三千戶別其父兄皆慟哭哀感路人秘書侍郎趙整因侍

宴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伯勞舅父是仇綏尾
長翼短不能飛遠徙挫入留鮮卑一旦緩急當語誰

堅笑而不納整宦官也博文強記能屬文好直言面
諫慕容垂夫人得幸于堅堅與之同輦遊于後庭整

歌曰不見雀來入鷺室但見浮雲蔽白日堅改容謝
之命夫人下輦堅與羣臣飲以極醉為限整作酒德
之歌曰地列酒泉天垂酒旗杜康妙識儀狄先知封
喪殷邦桀頌夏國由此言之前危後則堅大悅自是

宴羣臣禮飲而已趙整略陽清水人後出家事佛更名道整伯勞爾雅曰鵲伯勞仇綏朱詳酒旗通鑑作池胡三省曰當從旗天文志軒轅右角南二星曰酒旗杜康古之造酒者儀狄注見前

秋九月皇后王氏崩

冬十一月葬定皇后

辛巳六年春正月立佛精舍于殿內

帝初奉佛法立精舍

釋迦語息心所棲曰精舍

于殿內引諸沙門

居之左丞王雅

字茂達南齊孫

諫不從

夏六月庚子朔日食

冬十一月秦寇竟陵桓冲擊破之遂拔管城

在安陸府鍾祥縣教

永北

獲其將閻振吳仲

振仲寇竟陵冲遣太守桓石虔

豁之子

參軍桓石民

石虔

弟帥衆拒擊大破之振仲退保管城石虔進攻拔之

獲振仲俘斬萬七千有奇

壬午七年春三月秦司農苻陽

堅兄法之子

侍郎王皮

猛之子

尚

書郎周虓謀反事覺徙邊

秦東海公陽及王皮周虓謀反事覺收下廷尉秦王

堅問其反狀陽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

法死事見前

臣為

父復仇耳堅泣曰哀公之死事不在朕皮曰臣父丞

相有佐命之勲而臣不免貧賤欲圖富貴耳堅曰丞

相臨終托卿以十具牛為治田之資未嘗為卿求官

知子莫若父何其明也虓曰世荷晉恩生為晉臣死

為晉鬼復何問乎

先是虓屢謀反左右請殺之堅曰孟威烈士秉志如此豈憚死乎殺

之適足成其名耳

皆赦不誅徙陽高昌

即漢車師前部之高昌壁涼置郡秦因之

今為土魯番地

虓朔方之北

周虓既稱世荷晉恩則不宜受秦爵既受爵後屢叛直貪生之亂臣耳苻陽王皮均為叛逆此而不誅何以立紀綱此特待堅自欲博寬名而失正義矣

秋九月秦遣將軍呂光

字世明婆樓之子

將兵擊西域

車師鄯善入朝于秦請為鄉導以伐西域之不服者

因如漢法置都護以統理之秦王堅以呂光為都督

總兵十萬以伐西域陽平公融諫曰西域荒遠得其

民不可使得其地不可食漢武征之得不補失臣竊

惜之不聽

光行越流沙馬耆諸國皆降惟龜茲王帛純固守光進攻大破之帛純出走光撫寧

西域思威甚著遠方諸國皆來歸附

冬十月秦會羣臣于太極殿

秦王堅會羣臣于太極殿議曰今四方畧定惟東南
一隅未霑王化計吾士卒可得九十餘萬欲自將討
之何如左僕射權翼曰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
冲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未可圖也太子左衛率石

越曰今歲鎮

二星名
注見前

守斗

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
七度為星紀吳越分野福

德

歲星所在其國
有福故曰福德

在吳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

之險民為之用殆未可伐也堅曰天道幽遠未易可
知以吾之衆投鞭于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

于是羣臣各言利害久之不決堅曰此所謂築室道

旁無時可成吾當內斷于心耳

羣臣皆出獨留陽平公融問之對曰今伐晉

有三難天道不順晉國無譽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羣臣言晉不可伐者皆忠臣也願陛下聽之堅作色曰汝亦如此吾復何望融泣曰晉未可滅昭然甚明且臣之所憂不止于此陛下罷育鮮卑羌羯布滿畿甸太子獨與弱卒留守京師臣懼變生肘腋不可悔也臣之頑愚誠不足采王景略一時英傑陛下常比之諸葛武侯獨不記其臨沒之言乎堅不聽太子宏曰今歲在吳分又晉君無罪若大舉不提恐威名外挫財力內竭耳堅曰昔吾滅燕亦犯歲而提秦滅六國豈皆暴虐乎冠軍慕容垂獨言于堅曰陛下斷自聖心足矣晉武平吳所仗者張杜二三臣而已若從衆言豈有混一之功乎堅大悅曰與吾共定天

下者獨卿而已堅素信重沙門道安羣臣使乘間進言堅與遊東苑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對曰陛下應天御世居中土而制四維自足以比隆堯舜何必櫛風沐雨經畧遐方堅不肯聽所幸張夫人亦諫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堅幼子說最有寵亦諫堅曰天下大事孺子安知

秦大熟

先是五月秦幽州蝗秦王堅命散騎常侍劉蘭

彭城人

發民撲除之不能滅有司請徵蘭下廷尉秦王曰災降自天非人力所能除此由朕之失政蘭何罪乎至

是歲大熟

上田畝收七十石下者三十石

蝗不出幽州之境不食麻

豆

上田畝收百石
下者五十石

胡氏三省曰物反常為妖蝗之為災尚已蝗生而不食五穀妖之大者也農夫力穡有秋自古以來無畝收百石七十石之理即五十石三十石亦未之聞也使其有之豈非反常之大者乎使其無之則州縣相與誣飾以罔上亦不祥之大者也秦亡宜矣

癸未

八年夏五月桓冲帥師伐秦拔筑陽

漢縣隋省故城在今襄陽府穀

縣城

先是冲遣將軍朱綽擊襄陽掠六百餘戶而還至是

冲帥師十萬復攻襄陽別將攻筑陽拔之

秦遣慕容垂來救進

臨河水夜命軍士人持十炬繫于樹枝光照數十里中懼退還上明

秋八月秦王堅大舉入寇詔征討都督謝石

字石奴萬之弟冠

軍將軍謝元等帥師拒之

秦王堅下詔大舉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年二十以下有材勇者皆拜為羽林郎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拜趙盛之為少年都統是時秦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公融諫曰垂萇我之仇讎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何可從

也堅不聽八月遣融督張蚝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

萬為前鋒以姚萇為龍驤將軍督益涼州諸軍

堅謂萇曰

朕昔以龍驤建業未嘗輕以授人卿其勉之冀衝曰王者無戲言此不祥之徵也堅默然慕容紹言于垂曰主上驕矜已甚叔父走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堅遂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

騎二十七萬九月至項城涼州兵始達咸陽蜀漢兵皆順流而下幽冀兵至于彭城東西數千里水陸並

進運漕萬艘融等兵先至潁口

潁水入淮之口在今江南潁州府潁上縣

東詔以謝石為征討大都督謝元為前鋒都督與將

謝安賭墅羣胡

為運籌帷幄不

動聲色然八公

之勝非朱序自

敗乃公事則晉

軍幾至不振又

何成算之可稱

讀書而不具卓

識隨人是非者

多矣

軍謝琰

字瑗度安之子

桓伊胡彬等督衆八萬拒之

時都下震恐元

入問計于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遂

命駕出遊山墅親朋畢集與元圍碁別墅安嘗常劣

于元是日元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遂遊陟至夜

乃還桓冲深以根本為憂遣精騎三千入援安同却

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宜留以防西藩冲歎曰

安石有廟堂之量不問將畧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

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衆又寡

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袒矣

以琅邪王道子錄尚書六條事

冬十一月謝石謝元等大破秦兵于肥水

注見前

殺其大

將苻融秦王堅走還長安

觀謝石謝元憚不敢進之扶則桓沖之言不為無見幸而朱序私通軍情符堅驕傲自滿符融未諸軍機臨陣自退以致晉軍乘勢得勝耳不然石元將臨簡轅之譏又何偉

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

即壽春

克之胡彬退保硤石

山名

在鳳陽府壽州西北水經注淮水北逕山硤中謂之硤石

融進攻之秦將梁成等

屯于洛澗

在鳳陽府定遠縣西下流入淮謂之洛口

柵淮以遏東兵謝石

謝元等憚不敢進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威

糧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于融融使人白秦

王堅曰賊少易禽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乃留大軍

于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遣朱序來說石等不

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衆盡至誠難與為敵今

績之能建哉
起筆所謂天幸
非刻論也

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
遂破也十一月元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騎五千趨
洛澗梁成阻澗為陣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
破之斬成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赴淮死者萬

五千入于是石等水陸繼進

堅與融登壽陽城望之
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

見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為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勦敵
何謂弱也憮然始有懼色八公山在壽州東北漢

時有八公詣淮南
王安同登此故名

秦兵逼肥水而陳元使謂融曰君

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

也若移陳小却使我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
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過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
堅曰但使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
以為然遂麾兵使却秦兵遂退不可復止元等引兵
渡水擊之融騎而畧陳欲以止退者馬倒為晉兵所
殺秦兵遂潰元等乘勝追擊至于青岡
在壽州西北
袁宇記岡高
一百步秦兵大敗自相蹈藉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
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

堅不早除毒豕
不乘堅之厄腐
者以為英雄度
重過人謠者又
以為生失事機
皆非也堅貪言
而欲藉垂以就
功垂固晉而欲
寂堅以復業正
吳越春秋所云
蟬不知蟬螳不
知雀也

重以飢凍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小却朱序在陳後大

呼曰秦兵敗矣衆遂大奔序因與張天錫皆來奔獲

堅所乘雲母車及儀服器械不可勝計遂取壽陽

謝安

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方與客圍碁攝書置牀上了無
喜色固碁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

罷還內過戶限
不覺屐齒之折

堅中流矢走至淮北謂張夫人曰吾

今復何面目治天下乎潸然流涕是時惟慕容垂所

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

時垂世子寶言于垂曰此時不可失

願不意氣微思忘社稷之重垂曰彼以赤心投我
若之何害之天苟棄之何患不亡不如保護其危以

報德徐俟其釁而圖之既不負宿心且可以義取天下
慕容德曰此為報仇非負宿心也垂曰吾昔為太
傅所不容置身無所秦王以國士遇我後為王猛所
賣秦王獨能明之此恩何可忘也若氏運必窮吾當
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

垂悉以兵授堅堅收集離散比至洛陽

衆十餘萬

垂子農復謂垂曰尊不迫人于險其義聲可以感動天下夫取果于未熟與自落不

過晚旬日之間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垂善其言

行至澠池垂言于堅曰北

鄙聞王師不利輕相煽動臣請奉詔書以鎮慰之堅

許之權翼諫曰垂勇畧過人世豪東夏譬如養鷹飢

則附人每聞風颯起常有凌霄之志正宜謹其條籠

豈可解縱任其所欲哉堅曰卿言是也然朕已許之匹夫猶不食言況萬乘乎若天命有廢興固非智力所能移也翼曰陛下重小信而輕社稷臣見其往而不返關東之亂自此始矣堅不聽翼密遣壯士邀垂于河橋垂疑之詭道而去堅至長安哭陽平公融而後入

以謝石為尚書令進謝元號前將軍固讓不受

石等歸建康得秦樂工能習舊聲于是宗廟始備金石

石之樂

以王國寶為尚書郎

謝安壻王國寶坦之之子也安惡其為人每抑而不
用由是怨安國寶從妹為會稽王道子妃帝與道子
皆嗜酒狎昵國寶乃譖安于道子使離間之安功名
既盛而險詖求進之徒多毀短安帝稍疎忌之

秦將軍乞伏國仁

隴西鮮卑其先有紇于者以雄勇為諸部統主號乞伏可汗傳至祐鄰其

衆漸盛即國叛據隴右

仁五世祖也

初國仁之父司繁為秦將王統所破降秦秦以為南

單于留之長安已復使討叛胡遂鎮勇士川

本漢勇士縣晉

廢故城在今蘭州府金縣

司繁卒國仁嗣為秦前將軍從秦王堅

入寇其叔父步頽聞秦師敗率隴西以叛秦使國仁

討之國仁遂與步頽合衆至十萬據隴右

丁零

北狄種名注見前

翟斌起兵攻洛陽秦使慕容垂討之垂

叛秦與斌合

慕容垂至安陽修好于長樂公丕丕館垂于鄴西垂

潛與燕故臣謀復燕祚會丁零翟斌

燕以丁零種落居中山苻堅滅

燕徙之新安斌仕秦為衛軍中郎

叛秦謀攻洛陽秦王堅驛書使垂

討之石越言于丕曰垂有恢復舊業之志今復資之

以兵此為虎傅翼也丕曰垂在此常恐為肘腋之變

今遠之于外不猶愈乎乃以羸兵數鎧給之又遣苻

飛龍帥氐騎一千為之副密戒飛龍曰垂為三軍之

帥卿為謀垂之將行矣勉之

垂請入鄴城拜廟丕勿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

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石越謂丕曰垂反形已露矣可因此除之丕曰淮南之敗垂侍衛乘輿此功不可

喪心懷復仇而托言報德蓋恐一發不中轉致蹉跌耳觀取果自落及詭道壯士其深沉陰謀畢見若符玉之應垂既隱忍而俟其變入離間而藉之辭至斬吏燒亭反形已露託置不同

則所謂婦人之
仁匹夫之勇耳

忘也越退告人曰公父子好為
小仁不顧大計終當為人擒耳垂留其子農及從子

楷紹于鄴行至安陽聞王與飛龍謀因激怒其衆曰

吾盡忠於苻氏而彼專欲圖吾父子吾雖欲已得乎

乃停河內募兵旬日間有衆八千夜襲飛龍氏兵盡

殺之而慕容鳳

燕故宜都王桓子

等亦各帥部曲歸翟斌會

秦豫州牧平原公暉遣毛當討斌鳳擊斬之垂遂濟

河焚橋有衆三萬遣人告農等農等遂以晦日將數

十騎微服出鄴奔列入

漢縣北齊省故城在今廣平府肥鄉縣

起兵

甲申九年後燕慕容垂元年後秦姚萇白雀元年舊大國一秦新大國二後燕後秦凡三僭國春正

月慕容垂自稱燕王是為後燕

慕容鳳勸翟斌奉垂為盟主斌從之垂至洛陽斌勸

垂稱尊號垂曰新興侯謂慕容暉吾主也當迎歸反正耳

垂以洛陽四面受敵欲取鄴而據之乃引兵東至滎

陽羣下固請上尊號垂乃稱燕王立統府承制行事

帥衆二十餘萬自石門濟河長驅向鄴慕容農之奔

列人也止于烏桓魯利家利為之置饌農笑而不食利謂其妻曰惡奴郎貴人

家貧無以饒之奈何妻曰郎有雄才大志今無故而
至必將有異非為飲食來也君至出遠望以備非常
利從之農以興復告利
利曰死生惟郎是從乃詣張驤亦烏桓人說之驤曰得

舊主而奉之敢不致死于是農驅列人居民為士卒
使趙秋說屠各東夷烏桓各帥衆數千赴之步騎雲
集遂至數萬長樂公丕使石越討之農參軍趙謙請
急擊越農曰彼甲在外我甲在心晝戰則士卒見其
外貌而憚之不如待暮擊之可以必克令戰士嚴備
以待毋得妄動向暮農鼓譟而出大衆隨之大敗秦

兵斬越越與毛當皆秦驍將相繼敗沒秦人騷動盜

賊羣起垂至鄴農引兵來會垂遂立世子寶

字道祐為

太子封拜王公百餘人

丕使姜讓謂讓垂垂曰孫受主上不世之思故欲安全長

樂公使赴京師然後修復舊業永為鄰好若不以鄴城見歸當窮極兵勢恐單馬求生亦不可得也讓厲聲責之曰將軍不容于家國投命聖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乎主上與將軍風殊類別一見傾心親如宗戚寵逾勲舊一旦因王師小敗遽有異圖長樂公受分陝之任寧可拱手輸將軍以百城之地乎將軍欲裂冠毀冕自可極其兵勢但惜將軍以七十之年懸首白旗高世之忠更為逆鬼耳垂默然左右請殺之垂曰彼各為其主耳何罪禮而歸之上秦王堅表請送丕歸長安堅怒復書切責之

二月荆江都督豐城公桓沖卒

謚宣穆

沖聞謝元等有功自以失言慙恨成疾而卒

燕王垂圍鄴

燕王垂攻鄴拔其外郭秦長樂公丕退守中城垂築

長圍守之

垂遣其弟德及從子楷等攻秦枋頭館陶皆取之于是關東六州郡縣多降于燕

燕慕容泓

諱之弟

起兵華陰慕容冲

泓之弟

起兵平陽秦遣

苻叡

堅之子

擊泓敗死夏四月叡司馬姚萇起兵北地自

稱秦王

是為後秦

泓為秦北地長史聞燕王垂攻鄴亡奔關東收集鮮卑還屯華陰其衆遂盛自稱雍州牧秦王堅使鉅鹿公叡都督中外諸軍事討泓以姚萇為司馬泓弟冲為秦平陽太守亦起兵河東進攻蒲坂堅使竇衝討之泓聞秦兵且至帥衆將奔關東叡驍猛輕敵欲馳兵邀之姚萇諫不聽遂與戰兵敗為泓所殺萇遣其長史詣堅謝罪堅怒殺之萇懼奔渭北馬牧于是天水尹緯字景亮尹詳南安龐演等糾煽羌豪五萬餘衆

營中水三尺營外寸餘或出附會奇談不然則莨結營處適當窪下耳若謂別有神佑平地水能自湧有是理乎

推莨為盟主莨自稱秦王進屯北地羌胡降者十餘

萬

已而莨出北地堅自帥步騎二萬擊之莨兵屢敗軍中無井秦人塞安公谷堰水以困之會天大雨

莨營中水三尺營外寸餘而已莨軍復振堅歎曰天亦佑賊乎安公谷在西安府耀州

秦遣兵擊慕容冲破之冲奔華陰泓遂進徧長安

秦竇衝擊冲破之冲奔華陰泓衆至十餘萬

改元已燕興

而燕諸將殺泓立冲為太弟冲大破秦兵于鄭西

鄭縣

之遂據阿房城

泓冲之叛也堅召慕容暉責之曰卿之宗族可謂人面獸心不可以國士

期也命暉以書招諭泓冲及垂暉密遣使謂泓曰吾籠中之人必無還理且燕室之罪人也不足復顧汝

勉建大業聽吾死便即尊位及一泓見殺冲復敗秦兵
時與慕容肅謀伏兵殺堅事覺堅誅肅并鮮卑無
少長皆殺之燕王垂幼子柔與太子寶之子
盛乘間得出奔冲阿房城注見前阿房

六月崇德太后褚氏崩

秋七月葬康獻皇后

八月燕王垂解鄴圍趨新城

即新興城垂所築以置輜重在廣平府肥鄉縣

初燕王垂圍鄴城久不下以右司馬封衡言引漳水
灌之垂行圍因飲于華林園秦人密出兵掩之矢下
如雨垂幾不得出冠軍慕容隆將騎衝之垂僅而得

免至是鄴中芻糧俱盡削松木以飼馬垂曰苻丕必
無降理不如開丕西歸之路以謝秦王疇昔之恩乃
解圍趨新城時翟斌以鄴城不下潛與秦通謀事覺垂殺之
遣都督謝元帥師伐秦取河南

太保安三月詔以安為太保

奏請乘苻氏傾敗開拓中原以元

為前鋒都督帥桓石虔等伐秦元至下邳秦徐州刺
史趙遷棄彭城走元進據之使彭城内史劉牢之攻
秦兖州刺史張崇棄鄆城奔燕牢之據鄆城河南城

堡皆來歸附

已而元遣兵攻秦青州降之朝廷加元都督徐充青司冀幽并七州諸軍事

冬十月辛卯朔日食

後秦王苻攻新平

後漢郡今陝西邠州是

初新平人殺其郡將秦王堅缺其城角以耻之新平

民望

謂郡之賢豪

深以為病欲立忠義以雪之及是苻至

太守苟輔欲降郡人馮傑等諫曰昔田單以一城存

齊今秦猶連城過百奈何遽為叛臣乎輔喜曰此吾

志也于是憑城固守後秦為土山地道輔亦于內為

之或戰地下或戰山上後秦之衆死者萬餘人輔詐降以誘萇萇將入城覺之而返輔伏兵邀擊幾獲之又殺萬餘人輔堅守數月糧竭矢盡乃帥其民以出欲赴長安萇圍而阮之慕容垂復圍鄴謝元遣劉牢之救之且饋之粟

先是謝元遣劉牢之等據碣磝城名在泰安府東阿縣碣磝山上郭

滿據滑臺

亦曰白馬城今為衛輝府滑縣治元和志滑州治白馬城即古滑臺昔滑氏于此為

壘後人增以為城

顏肱劉襲軍河北襲攻黎陽

注見前

克之苻

丕大懼會燕王垂復引兵圍鄴丕進退路窮遣參軍

焦逵請救于元元欲徵丕任子逵固陳丕款誠元乃遣劉牢之等帥衆二萬救鄴丕告饑元運米二千斛饋之

乙酉 十年

秦王苻堅大安元年西燕王慕容冲更始元年西秦王乞伏國仁建義元年舊大國三秦燕後

秦新大國一西燕小國一西秦凡五僭國

春正月燕慕容冲稱帝于阿房

是為

燕西

冲稱帝改元頗有自得之志賞罰任情慕容盛

字道運寶

庶長子

年十三謂慕容柔曰十人之長亦須才過九人

然後得安今中山王才不逮入功未成而驕已甚殆難

濟乎

已而冲襲長安秦王堅與戰屢敗之

夏四月劉牢之進兵至鄴燕王垂逆戰敗走中山牢之追擊大敗而還

牢之自枋頭至鄴燕王垂逆戰而敗遂撤圍北遁牢之引兵追之疾趨二百里至五橋澤

胡三省注在臨漳縣北

燕輜重垂邀擊大破之牢之單馬走會秦救至得免鄴中饑甚丕率衆就晉穀于枋頭牢之入屯鄴城兵復

堅始禁園議之
學不可謂不明
至是轉信讖文
以身嘗試豈非
敗之後神智喪
沮遂至還反若
此耶其不能復
振宜矣

少振尋坐軍敗徵還丕亦還鄴

燕秦相持經年幽冀人相食邑落蕭條垂

以秦糧為軍糧北趨中山

五月西燕攻長安秦王堅出奔五將山

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亦曰武

將山後秦執之以歸

西燕主沖攻長安秦王堅身自督戰飛矢滿體沖縱
兵暴掠士民流散道路斷絕千里無煙堅大懼以識
書云帝出五將久長得乃留太子宏守長安帥騎數
百與張夫人中山公詵奔五將山後秦王萇遣驍騎

將軍吳忠圍之秦兵皆散走堅神色自若忠執之送

詣新平

堅之出也宣告州郡期以孟冬救長安宏不能守出奔下辨冲入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

可勝計已而宏自武都

假道來奔詔處之江州

秋八月太保建昌公謝安卒

謚曰文靖

先是安與琅邪王道子有隙會秦人求救安請自將出鎮廣陵至是有疾求還至建康而卒詔加殊禮以葬

以琅邪王道子領揚州刺史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

後秦王萇弑秦王堅

後秦王萇幽秦王堅于別室使求傳國璽堅叱之曰
五胡次序無汝羌名璽已送晉不可得也堅自以平
生遇萇有恩尤忿之數罵萇求死萇遣人縊之張夫
人中山公詵皆自殺後秦將士亦皆哀慟萇欲隱其
名謚堅曰壯烈天王

司馬氏光曰論者皆以為堅之亡由不殺慕容垂姚
萇光獨以為不然使堅治國無失其道則垂萇皆秦
之能臣也烏能為亂哉李克有言數戰則民疲數勝
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堅似之矣

秦苻丕稱帝于晉陽

秦長樂公丕將赴長安會幽州刺史王永

猛之子

自薊

州壺關遣使招之丕乃帥鄴中男女六萬餘口西如潞川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騰迎入晉陽永以騎來

會丕始知堅死乃發喪即位

丕既去鄴燕使慕容和守之

九月秦呂光還自龜茲擊涼州殺其刺史梁熙而代之
初呂光以龜茲饒樂欲留居之天竺沙門鳩摩羅什
曰此不足留將軍但東歸自有福地可居光乃以駝

二萬餘頭載外國珍寶奇玩驅駿馬萬匹而還至玉門涼州刺史梁熙發兵拒之光破其兵斬熙入姑臧

自領涼州刺史郡縣皆降

酒泉太守宋皓西郡太守索泮城守不下光攻而執

之責泮不降泮曰將軍受詔平西域不受詔亂涼州梁公何罪而將軍殺之泮力不能報讎主滅臣死固其宜也光皆殺之初張天錫之南奔也秦長水校尉王穆匿其世子大豫與俱奔河西既而魏安人焦松聚兵迎大豫為主攻拔昌松進逼姑臧嶺西諸郡皆應之尋為呂光所攻大豫奔廣武廣武人執送姑臧斬之穆亦被殺
索泮字德休敦煌人西郡後漢末置治日勒故城在今甘州府山丹縣魏安廣武皆前涼所置郡故城俱在今涼州府平番縣昌松本漢蒼松縣後涼改昌松廢縣在涼州府古浪縣

乞伏國仁自稱單于

是為西秦

國仁稱單于置將相分其地置十二郡築勇士城而

都之秦封以為苑川

城名在蘭州府金縣水經注苑川水北逕牧師苑故漢牧苑之

地有東西二城相去七里王

冬十二月燕慕容麟攻秦博陵

後漢縣晉置郡後魏省故城在今保定府蠡縣

守將王充

新平人

死之

麟攻博陵王充固守城中糧竭矢盡功曹張猗踰城

出聚衆以應麟充臨城數之曰卿是秦民吾是卿君

卿起兵應賊而號義兵何名實之相違也古人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卿母在城棄而不顧吾何有焉不意中州禮義之邦乃有如卿者也麟拔博陵執兗殺之

燕定都中山

先是燕樂浪王溫屯中山撫舊招新勸課農桑倉庫充溢溫乃運給軍糧且營中山宮室及是燕王垂至謂諸將曰樂浪王之功雖蕭何何以加之乃定都焉

丙戌十一年

秦主苻登泰初元年燕建興元年後秦建初元年西燕主慕容永中興元年魏太祖道武

帝拓跋珪登國元年涼王呂光天安元年舊大國四秦

燕後秦西燕小國一西秦新大國一魏小國一後涼凡

七僭國

春正月拓跋珪復立為代王

先是劉庫仁死弟頭眷代領其衆庫仁之子顯弒之

而自立顯又欲殺拓跋珪珪遂奔賀蘭部依其舅賀

訥至是珪從曾祖紇羅

力微之曾孫

與諸部大人共請賀

訥推珪為主大會于牛川

在今山西朔平府右玉縣北遼牆外

即代王位

以長孫嵩

代人

叔孫普洛

拓跋隣命叔父之裔曰旃氏後改叔孫氏

為

南北部大人分治其衆以張袞

字洪龍上谷沮陽人

為左長史

許謙

字元遜代人

為右司馬王建

廣寧人

等為外朝大人奚

牧

拓跋隣之弟為達奚氏後改奚

為治民長皆掌宿衛及叅謀議長

孫道生

高從弟

等出納教命尋徙都盛樂

已而珪以燕師擊顯大破

之顯奔西燕

盛

樂注見前卷末

燕王垂稱皇帝

始置公卿百官繕治宗廟社稷

丁零翟遼

城從子

據黎陽

翟斌之死也遼奔黎陽太守滕恬之

南陽西鄂人舍從子甚愛

信之恬之喜畋獵不受士卒遼潛施姦惠以收衆心

遂執恬之而據其郡

明年燕王垂使慕容楷擊遼降之遼尋復叛燕自稱魏天王屯滑臺

二月西燕弒其主冲

冲樂在長安且畏燕主垂之強課農築室為久安計

鮮卑咸怨將軍韓延因衆心不悅殺之立冲將段隨

為燕王三月慕容恒慕容永

鹿從孫

殺隨立宜都王子

顗帥鮮卑男女四十萬口去長安而東恒弟韜殺顗

恒立冲之子瑤永又殺之乃立泓之子忠為帝忠以
永為丞相至聞喜聞燕王垂已稱帝不敢進築燕熙
城在今絳州聞喜縣而居之未幾刁雲等復殺忠推永為河
東王稱藩于燕

三月泰山太守張願叛謝元退屯淮陰

初謝元欲使朱序屯梁國而自屯彭城以北固河上
西援洛陽朝議以征役既久欲令元置戍而還至是
張願以郡叛降翟遼北方騷動元謝罪乞解職詔慰

諭令還淮陰

明年燕擊張願破之于是青兗徐諸州郡縣壁壘多降于燕後劉牢之擊敗翟

遼願復

來降

夏四月代改稱魏

魏王珪務農息民國人悅之

後秦王苻萇取長安稱皇帝

鮮卑既東長安空虛萇取之始稱皇帝置百官

六月以楊亮為雍州刺史鎮衛山陵荊州刺史桓石民

取弘農初置湖陝二戍

後湖陝為姚興所陷

秋八月秦以苻登

字文高
堅族孫

為南安

法見
前

王

枹罕諸氏以河州刺史衛平衰老廢之推狄道長苻登為雍河二州牧帥衆五萬下隴攻南安拔之馳使請命秦主丕因而命之仍封南安王

冬十月西燕擊秦敗之秦主丕奔東垣

故城在今河南
府新安縣魏書

地形志新安
郡東垣即此

將軍馮該擊殺之

慕容永遣使詣秦主丕求假道東歸丕不許與戰于襄陵秦兵大敗丞相王永等皆死丕帥騎數千南奔

東垣謀襲洛陽馮該自陝邀擊殺之執其太子寧等
送建康詔赦不誅

西燕慕容永稱帝于長子

漢縣今屬山西潞安府

永進據長子即帝位將以秦后楊氏為上夫人楊氏

引劍刺之為永所殺

時燕主垂之子柔及孫盛會皆在長子相繼逃歸于垂

海西公奕薨于吳

公自徙吳之後深慮橫禍專飲酒恣聲色有子不育

時人憐之至是薨

年四十五

十一月秦苻登稱帝于南安

登既克南安夷夏歸之者三萬餘戶遂進攻後秦主
萇之弟碩德于秦州萇自往救之登與戰大破之啖

青

啖姓青
名氏人

射萇中之萇走保上邦碩德代統其衆至

是秦尚書寇遺奉渤海王懿

丕之子

自杏城

注見前

奔南

安登發丕喪行服議立懿為主衆曰渤海年幼未堪
多難非大王不可登乃即帝位

十二月呂光自稱酒泉公

是為
後涼

初光得秦主堅凶問舉軍縞素至是自稱涼州牧酒

泉公

秦主登伐後秦

秦主登立世祖

王謚堅世祖
宜昭皇帝

神主于軍中載以輜輶

衛以虎賁凡所欲為必啓而後行引兵五萬東擊後

秦將士皆刻鉞鎧為死休字每戰以劒稍為方圓大

陣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為戰所向無前

初長安
之將敗

也將軍徐嵩胡空各聚眾結盟自固既而受後秦官
爵後秦以王禮尊秦王堅于二壘之間及登至嵩空

以壘降登拜高雍州刺史空京兆尹改葬
堅以天子之禮 徐嵩字元高咸之子

丁亥十二年春正月以朱序為青兗刺史鎮淮陰謝元為

會稽內史

夏四月尊母李氏為皇太妃

五月徵處士戴逵

字安道譙國
人徙會稽

不至

詔徵會稽處士戴逵逵累辭不就郡縣敦逼不已逵

逃匿于吳內史謝元上疏曰逵自求其志今王命未

回將罹風霜之患陛下既已愛而器之宜使其身名

踰垣閉門聖賢
議其已甚安有
奉詔徵而可逃
匿他所乎逵托
自求其志之說
託逵虛聲所謂
率天下而入於
無用者必欲曲

成其名於世何補謝元顧斤斤愛惜謂當使其身名並存亦鄰論耳

並存請絕召命帝許之

秋八月立子德宗為皇太子

冬十二月後秦攻秦拔將軍徐高壘高死之

後秦姚方成拔高壘執而數之高罵曰汝姚萇罪當萬死先帝赦之授任內外榮寵極矣曾不如犬馬識所養之恩親為大逆汝羗輩豈可以人理期也何不速殺我早見先帝取萇于地下治之方成怒三斬高悉坑其士卒

萇掘秦主堅屍鞭撻剥裸薦之以棘坎土而埋之

戊子十三年西秦王乞伏乾歸太初元年

春正月康樂公謝元卒

謚獻武

秦主登軍朝那

漢縣屬安定郡後魏廢故城在今平涼府平涼縣

後秦主苻軍

武都

胡三省注此武都亦當在安定界漢安定有安武縣武都或即此地

兩秦相持屢戰互有勝負數月乃解關西豪傑以後

秦無成功多去而附秦

夏四月以朱序都督司雍等州軍事戍洛陽譙王恬

字元

愉烈王無忌子都督兗冀等州軍事鎮淮陰

六月西秦王乞伏國仁卒弟乾歸立

乾歸號河南王遷都金城

注見前

秦封以為金城王秦

涼鮮卑羌胡多附之

秋八月魏遣使如燕

魏主珪密有圖燕之志遣九原公儀

什翼犍之孫

奉使至

中山還言于珪曰燕主衰老太子闇弱范陽王

謂慕容德

負材氣非少主臣燕主既没內難必作于時乃可圖

也今則未可珪善之

巳十四年

後涼麟嘉元年

春二月呂光自稱三河王

秋八月秦主登擊安定後秦主萇襲破其輜重秦后毛氏死之

秦主登留輜重于大界

胡三省注在安定新平之間

自將輕騎攻

安定

先是後秦主萇以秦戰屢勝謂得秦王堅之助亦于軍中立堅像而禱之秦主登升樓遙謂之

曰為臣弑君而立像求福庸有益乎因大呼曰弑君賊姚萇何不自出吾與汝決之萇不應至是萇以軍

未有利斬像

首以送秦

諸將勸萇決戰萇曰與窮寇爭勝兵家

之忌也吾將以計取之乃留兵守安定夜帥騎三萬

襲大界克之登后毛氏美而勇善騎射兵入其營猶

彎弓跨馬帥壯士力戰殺七百餘人衆寡不敵為後

秦所執長將納之毛氏罵且哭曰姚萇汝已弑天子

又欲辱皇后皇天后土寧汝容乎遂殺之

諸將欲因秦軍駭亂

擊之萇曰登衆雖亂怒氣猶盛未

可輕也遂止登收餘衆保胡空壘

劉友益書法曰秦世氏耳前王充繼徐嵩

此毛氏死節者凡三人世亂識忠臣信哉

冬十一月以范甯

字武子順陽人

為豫章太守

初帝既親政事威權已出有人主之量已而溺于酒

色委政于琅邪王道子道子亦嗜酒日夕與帝以酣

歌為事又崇尚浮屠窮奢極費所親昵者皆武酣反老

女姆莫補反稱姆女師也僧尼近習弄權交通請託賄賂公行官

爵濫雜刑獄繆亂尚書令陸納望宮闕歎曰好家居織兒欲撞壞之耶左衛領營將軍

許營上疏不省陸納字道子勢傾中外帝漸不平

祖言吳人許營會稽人

侍中王國寶以讒佞有寵于道子諷八座啓道子宜

加殊禮護軍車盾字武子南平人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

者今主上當陽豈得為此乃稱疾不署疏奏帝大怒

而嘉肩有守中書侍郎范甯徐邈為帝所親信數進

忠言補正闕失指斥姦黨國寶甯之甥也甯尤疾其
阿諛勸帝黜之國寶遂與道子譖甯出為豫章太守

先由小忠信以
成大不忠不信
賢千古小人通
病徐邈諄諄致
書戒甯勿任耳
目持論極當但
所云得國士良
吏妾以振掌則
猶未為盡善使
無克知灼見之
明擇取虛名過

甯在豫章遣議曹下屬城採求風政訊問官長得失
徐邈與甯書曰自古以來欲為左右耳目者無非小
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
不信遂使讒諂並進善惡倒置可不戒哉足下徐邈
綱紀必得國士以攝諸曹諸曹皆得良吏以掌文案
又擇公方之人以為監司則清濁能否莫可混淆足
下但平心而處之何取于耳目哉甯好儒學性執直
常謂王弼何晏之罪深于桀紂或以為敗之太過甯
曰王何幾棄典文出沉仁義游辭浮說波蕩後生使
縉紳之徒翻然改轍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
餘俗至今為患桀紂縱暴一時過足以喪身覆國為
後世戒豈能同百姓之視聽哉故吾以為一世之禍

如任用則貽誤
一復不淺坐嘯
無語之風其流
并將安底哉

輕歷代之惠重自喪之

惡小迷衆之罪大也

庚寅十五年春正月西燕主永寇洛陽朱序擊走之還擊

翟遼又走之

西燕主永引兵向洛陽朱序自河陰北濟河擊敗之

永走還上黨序追至白水

在山西澤州府鳳臺縣南
水經注白水出高都縣故

城西會翟遼謀向洛陽序乃引兵還擊走之留將軍
即此

朱黨守石門使其子略督護洛陽自還襄陽

已而西燕復寇

河南太守楊佺期擊

破之佺期亮之子

二月以王恭

字孝伯
溫之子

都督青兗等州軍事

琅邪王道子恃寵驕恣帝寢不能平欲選時望為藩

鎮以潛制之問于太子左衛率王雅曰吾欲用王恭

殷仲堪

陳郡人

何如雅曰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仲堪

謹于細行以文義著稱然皆峻狹自是幹略不長天

下無事足以守職若其有事必為亂階矣帝不從乃

使恭鎮京口

夏四月秦將軍魏揭飛攻後秦之杏城雷惡地應之後

秦主苻擊斬揭飛惡地降

先是秦將軍雷惡地降于後秦

後秦主苻使人詐招秦主登許開門納之

登將從之惡地在外馳騎見登曰苻多詐不可信也苻聞之謂諸將曰此苻見登事不成矣登以惡地勇略過人憚之于至是秦主登遣將軍魏揭飛帥氐胡是惡地降苻

攻後秦將姚當成于杏城惡地復應之攻李潤

地名在同

州府大荔縣西北李延壽曰馮翊東有李潤鎮即此

後秦主苻自引精兵一千

六百擊之揭飛惡地有衆數萬氐胡赴之者首尾不絕見後秦兵少悉衆攻之苻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

遣騎出其後揭飛兵擾亂萇縱兵擊之斬揭飛及其

將士萬餘級惡地請降萇待之如初

萇命姚當成于所營之地每柵

孔中樹一木以旌戰功當成曰營地太小萇曰我自結髮以來與人戰未嘗如此之快以千餘兵破三萬之衆營地惟小為奇豈以大為貴哉是秋馮翊人郭質起兵應秦移檄三輔獨鄭縣人苟曜不從聚衆附于後秦擊質質走洛陽明年夏苟曜密招秦主登許為內應登赴之軍于馬頭原萇帥衆逆戰登擊破之斬其將軍吳忠萇收兵復戰姚碩德問之萇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此必苟曜與之有謀也緩之則其謀得成故及其未合急擊之耳遂進戰大敗之登退屯郿尋復攻安定萇拒之謂太子興曰苟曜聞吾北行必來見汝汝執誅之萇既行曜果至長安興誅之萇擊登于安定城東敗之馬頭原在

鳳翔府郿

縣東南

辛卯十六年冬十月魏王珪擊柔然

東胡之苗裔其先日木骨閭因以為氏木

骨閭死子車鹿會雄健

大破之徙之雲中

始有部衆自號柔然

初柔然部人世服于代及秦滅代遂附于劉衛辰魏

王珪即位高車

古赤狄之種初號為狄歷北方名為勅勒諸夏以為高車丁零

諸部

皆服獨柔然不下珪引兵擊之柔然舉部遁走珪倍

道追之及于大磧大破之悉徙其部衆于雲中

劉衛辰攻魏南部魏王珪大破之衛辰走死諸部悉降

劉衛辰遣子直力鞬率衆九萬攻魏南部魏王珪引兵大破之乘勝追奔衛辰部落駭亂珪遂直抵其所居悅跋城

即代來城在今鄂爾多斯左翼界

衛辰父子出走分遣輕

騎追之獲直力鞬衛辰為其下所殺珪誅其宗黨五千
人河南諸郡悉降獲馬三十餘萬匹牛羊四百餘

萬頭國用由是遂饒衛辰少子勃勃

即赫連勃勃字屈子

亡奔

薛干部

鮮卑別部

薛干部送于沒奕干

河西鮮卑後秦封高平公

沒奕

干以女妻之

壬辰十七年夏五月丁卯朔日食

燕主垂擊翟釗

遼之子

釗奔西燕

先是翟遼死子釗代領其衆至是燕主垂擊釗垂軍至黎陽臨河欲濟釗列兵南岸以拒之垂徙營就西津去黎陽西四十里為牛皮船百餘艘偽列兵仗沂流而上釗急引兵趨之垂潛遣慕容鎮等自黎陽津夜濟營于河南比明營成釗急還攻垂命堅壁勿戰釗兵往來疲暘攻營不拔將引去鎮等出戰慕容農

自西津濟夾擊大破之盡獲其衆及所統七郡三萬餘戶劉奔長子歲餘謀反永殺之

冬十一月以殷仲堪都督荆益寧州軍事

仲堪雖有時譽資望猶淺到官好行小惠綱目不舉

南郡公桓元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朝廷疑而不用

年二十三始拜洗馬

嘗詣琅邪王道子值其酣醉張目謂衆客曰桓溫晚塗欲作賊

云何元伏地流汗不能起由是不自安而切齒于道子

後出補義興太守鬱鬱

不得志歎曰父為九州伯兒為五湖長遂棄官歸國

升王國憲乃聽
其劄翔附亂為
日誰何更吾紀
綱可為掃地矣

上疏自訟不報

桓氏累世臨荊州元復豪獠士民畏之嘗于仲堪聽事前戲馬以消擬仲

堪參軍劉邁曰馬稍有餘精理不足元不悅既出仲

堪謂邁曰卿狂人也元夜遣殺卿我豈能相救邪使

邁避之元果使人追之不征虜參軍胡藩字道序

及劉邁字伯羣彭城人南昌人過

江陵見仲堪曰元志趣不常節下崇待太過非計也

藩內弟羅企生

字宗伯豫章人

為仲堪功曹藩謂曰殷侯倒

戈授人必及于禍君不早去悔無及矣

立子德文為琅邪王徙道子為會稽王

李遠表請修孔子廟不報

清河人李遼上表請勅兗州修孔子廟給戶灑掃仍立庠序以教學者曰事有如賒而實急者此之謂也疏奏不省

癸巳十八年冬十月燕主垂擊西燕

燕主垂議伐西燕諸將皆曰未可范陽王德曰永國之枝葉偃舉位號宜先除之以壹民心垂曰司徒意與吾同吾雖老叩囊底智足以取之終不留此賊以遺子孫也遂發中山次于鄴

十二月後秦主苻卒太子興

字子略

帥兵擊秦

先是秦主登聞後秦主苻病大喜秣馬厲兵進逼安定苻疾小瘳出兵拒之登懼而還苻夜引兵躡其後旦而候騎告登曰賊營已空不知所向登驚曰彼為何人去來不令我覺謂其將死忽然復至朕與此羌同世何其厄哉登遂還雍苻亦還安定已而登丞相竇衝叛登討之衝求救于苻苻使太子興將兵攻胡空堡登解衝圍以赴之興因襲平涼大獲而還至是

羗疾甚還長安召太尉姚弋僕射尹緯受遺詔輔政
謂太子興曰有毀此諸公者慎勿受之汝撫骨肉以
恩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民以仁四者不失吾無

憂矣羗卒興秘不發喪自稱大將軍率衆伐秦

明年登聞

羗死喜曰姚興小兒吾折杖笞之耳乃悉衆而東興使尹緯與戰大敗之其衆夜潰登單騎奔平涼收遺衆入馬毛山于是興始發喪即帝位

馬

毛山在平涼府固原州西南亦曰馬髦嶺

甲午十九年

秦主苻崇延初元年後秦主姚興皇初元年是歲秦及西燕亡大國三燕後秦魏小國二

後涼西秦元五僭國

春正月三河王光以禿髮烏孤

樹機能從弟務丸之元孫

樹機

能見前 為河西都統

烏孤雄勇有大志其父思復健卒烏孤嗣立與大將
紛陀謀取涼州紛陀曰公必欲得涼州宜先務農講
武禮賢修政然後可也烏孤從之呂光遣使拜烏孤
鮮卑大都統羣下皆曰吾士馬衆多何為屬人石真
若留曰吾根本未固大小非敵不如受以驕之俟釁
而動烏孤乃受之

胡三省曰此言
烏孤所以興

夏六月追尊會稽太妃鄭氏曰簡文宣太后

羣臣或問宣太后應配食元帝太子前率徐邈曰太
后平日不伉儷于先帝子孫豈可為祖考立配國學

助教

簡文
帝置

臧燾

字德仁東
莞善人

曰尊號既正則罔極之情

申別建寢廟則嚴禰之義顯繫子為稱兼明貴之所
由一舉而合三義不亦善乎乃立廟于太廟路西

秋七月後秦主興擊秦主登殺之秦太子崇立奔湟中

後秦主興自安定如涇陽與秦主登戰于山南

馬毛
山之

南執登殺之悉散其衆使歸農業登太子崇奔湟中

稱帝改元

八月尊太妃李氏為皇太后

居崇訓宮

燕主垂圍長子拔之殺西燕主永

燕主垂部分諸將出壺關

注見前

滏口

在河南彰德府臨漳縣西元和

志滏水出滏陽縣鼓山泉源奮湧如滏揚湯故以滏口名之

沙庭

在直隸大名府元城縣東南春

秋定公七年齊侯衛侯

盟于沙即此庭當作亭

以擊西燕標榜所趣軍各就

頓西燕主永聞之分道拒守聚糧臺壁

在山西潞安府黎城縣西南水

經注潞縣北對故壁臺本

潞子所立世謂之臺壁

遣兵戍之既而垂頓軍不

進永疑垂欲詭道由太行入乃悉斂諸軍杜太行口

惟留臺壁一軍于是垂引大軍出滏口入天井關

見注

前

至臺壁破之永召太行軍還自將拒之垂陳于臺

壁南遣千騎伏澗下及戰偽退永衆追之澗中伏發

斷其後諸軍四面俱進大破之永走歸長子垂進圍

之永困急求救于晉魏兵皆未至將士開門納燕兵

垂執永斬之得所統八郡七萬餘戶

西燕自慕容泓
改元至永亡凡

六主合

十一年

冬秦主崇及隴西王楊定攻西秦兵敗皆死定弟盛遣使來稱藩

西秦王乾歸攻秦主崇崇奔隴西王楊定

定楊毅從孫也先為

秦將軍與西燕戰兵敗被執已而亡奔隴右收集舊

眾徙治歷城自稱仇池公稱藩于晉後又取天水畧

陽之地自

定帥眾三萬與崇共攻乾歸大敗見殺苻

稱隴西王

前秦自苻健僭立至崇

氏遂亡

亡凡六主合四十四年

乾歸于是盡有隴西

之地自稱秦王定叔父之子盛先守仇池至是乃自

稱秦州刺史仇池公遣使稱藩于建康分氏羌為二

十部護軍各為鎮戍不置郡縣

二十二年春三月庚辰朔日食

以丹陽尹王雅領太子少傅

時會稽王道子專權奢縱趙牙本倡優茹千秋本捕

賊吏也皆以諂賂得進

牙為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功用鉅萬帝常幸其第謂道

子曰府內乃有山甚善然脩飾太過道子無以對帝去道子謂牙曰上若知山是人力所為爾必死矣牙曰公在牙何敢死營作彌盛千秋賣官招權聚貨累億帝益怒道子而逼于太

后不忍廢黜乃擢王恭殷仲堪王珣王雅等居內外

要任以防之道子亦引王國寶王緒

國寶從弟

為心腹由

是明黨競起無復彛時友愛之驩太后每和解之

秋七月長星見

漢書注文穎曰彗星長三星形象小異彗星光芒四出彗星光芒如掃彗長星

光芒直指或竟天或

十丈二三丈無常也

有長星見自須女至于哭星

晉書天文志須女四星天少府座二星主哭泣

帝心惡之于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杯酒

自古何有萬歲天子邪

燕遣其太子寶擊魏魏王珪敗之于參合陂

初魏王珪遣其弟觚

珪叔父
翰之子

入貢于燕燕主垂哀老

諸子用事留觚以求良馬珪弗與遂叛燕侵逼附塞

諸郡燕主垂遣太子寶帥衆八萬自五原伐魏

散騎
常侍

高湖諫曰魏與燕世為婚姻結好久矣間以求馬不

獲而留其弟觚在于我奈何遽擊之珪沈勇有謀幼

歷艱難兵精馬強未可輕也太子年少氣壯必小魏

而易之萬一不如所欲傷威損重願陛下圖之垂怒

免湖官
高湖字
大淵渤海人

魏張袞言于珪曰燕狙于滑臺長

子之捷有輕我心宜羸形以驕之乃可克也珪從之

悉徙部落畜產西渡河十餘里以避之燕軍至五原

降魏別部三萬餘家進軍臨河欲濟魏王珪將兵拒之先是寶之發中山也燕主垂已有疾既至五原珪使人邀中山之路伺其使者盡執之寶等數月不聞垂起居珪使所執使者臨河告之曰若父已死何不早歸寶等憂恐士卒駭動乃夜遁珪選精銳二萬餘

騎追擊大敗之于參合陂

時河冰未結寶以魏軍必不能渡不設斥候俄而暴

風冰合珪引兵濟河晨夜兼行至參合陂西燕軍在陂東山南水上珪夜部分諸部令士卒銜枚束馬口潛進旦日登山下臨燕營燕軍大驚擾亂珪縱兵擊之死者萬數復禽四五萬人寶等單騎僅免

燕

司徒德言于垂曰虜以其捷有輕太子心宜及陛下神略以服之不然將為後患垂乃會兵中山期以明年大舉擊魏

丙申二十一年

燕主慕容寶永康元年魏皇始元年涼龍飛元年

春閏三月燕主

垂襲魏平城克之夏四月還卒于上谷太子寶立

燕主垂留范陽王德守中山引兵密發踰青嶺

胡三省注

即廣昌嶺所謂五迴道也五迴山

經天門

胡三省注廣昌之南

在今易州廣昌縣亦曰廣昌嶺

層崖刺天積石壁

立蓋即天門也

鑿山通道出魏不意直指雲中魏

陳留公度

什翼健子

鎮平城垂襲之度出戰敗死燕軍盡

收其部落魏王珪震怖欲走諸部皆有二心會垂疾

篤還

垂之過參合陂也見積骸如山為之設祭軍士慟哭聲震山谷垂慚恚嘔血由是疾轉篤乃築

燕昌城而還燕昌城

卒于上谷寶即位

在大同府大同縣北

燕主寶弒其太后段氏

寶初為太子有美稱已而荒怠中外失望段后嘗言

于燕主垂以太子非濟世之才宜擇一人付以大業

趙王麟姦詐彊愎必為國患宜早圖之垂不從及是

寶即位使麟逼段后自裁段氏曰汝兄弟不難逼殺其母况能守先業乎吾豈愛死但念國亡不久耳遂自殺

六月三河王光自稱涼天王

光即天王位國號大涼置百官遣使拜禿髮烏孤益州牧烏孤謂使者曰呂王諸子貪淫三甥暴虐遠近愁苦吾安可違百姓之心受不義之爵乎留其鼓吹羽儀謝遣之

秋八月魏王珪擊燕九月燕慕容農及魏師戰敗走魏
遂取并州

魏羣臣勸魏王珪稱尊號珪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

蹕參軍張恂

字洪讓
恂之子

勸珪進取中原珪善之乃大舉

伐燕步騎四十餘萬南出馬邑踰勾注

注俱
見前

旌旗亘

千餘里鼓行而進遣別將從東道襲幽州九月珪軍

至晉陽慕容農出戰大敗奔還司馬慕容廆閉門拒

之農遂東走魏追獲其妻子燕軍盡沒農獨與三騎

逃歸中山魏遂取并州

初建臺省置刺史太守尚書郎以下官悉用儒生為之士

大夫詣軍門者皆引入存慰使人人盡言稍有才用咸加擢叙以張恂等為諸郡守招撫離散勸課農桑

貴人張氏弑帝于清暑殿太子德宗即位會稽王道子

進位太傅冬十月葬隆平陵

在江寧府上元縣

帝嗜酒流連內殿外人罕得進見張貴人寵冠後宮時年近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亦當廢矣吾意更屬少者已而醉寢清暑殿貴人使婢以被蒙帝面而弑之重賄左右曰因魘暴崩時太子闇弱會稽王道子

梁幼而不慧
不辨飢飽寒
豈尚可授以
官爵惠取鑑
遠故狃於立
立嫡而昧於
天下得人者
庸主耳其罪
已身失天下

昏荒遂不復推問王國寶夜叩禁門欲為遺詔侍中

王爽

弟 莽之

拒之曰大行晏駕皇太子未至敢入者斬

國寶乃止太子即位道子進位太傅揚州牧假黃鉞

太子幼而不慧口不能言至于寒暑飢飽亦不能辨
飲食寢興皆非己出母弟琅邪王德文常侍左右為

之節

初國寶黨附道子驕縱不法武帝惡之國寶懼

適

遂更媚于帝而疏道子及帝崩國寶復事道子與王

緒共為邪諂道子又倚為心腹遂參管朝權威震內

外王恭入赴山陵每正色直言道子憚之深布腹心

而恭每及時政輒厲聲色道子遂欲圖之

或勸恭誅國寶王珣

曰彼罪逆未彰今先事而發必失朝野之望恭乃止既而謂珣曰比來視君一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慎默但問歲晏何如耳山陵既畢恭將還鎮謂道子曰主上諒

闇冢宰之任伊周所難惟大王親萬機納直言放鄭聲遠佞人國寶等愈懼

魏王珪拔常山

魏王珪使冠軍將軍于栗磾

魏書官氏志詰汾時諸部內入者有勿怛於氏

後改于氏栗磾代人

潛自晉陽開韓信故道

信自井陘伐趙之路自井陘

趣中山進攻常山拔之郡縣皆降唯中山鄴信都三城為燕守珪將進攻中山既而謂諸將曰中山城固急攻則傷士久圍則費糧不如先取信都然後圖之

乃引兵而南高陽太守崔宏

字元伯東武城人

奔海渚

胡三省注

海中洲也

珪素聞其名遣吏追獲以為黃門侍郎與張袞

對掌機要創立法度博陵令屈遵

字子度昌黎徒河人

降以為

中書令出納號令兼總文誥

時魏東平公儀攻鄴燕范陽王德擊破之魏軍

退屯新城已而儀司馬丁建陰

與燕通引燕兵擊儀儀軍遂潰

安皇帝

丁隆安元年

南涼王禿髮烏孤太初元年北涼王段業神璽元年舊大國三燕秦魏小國二涼西

秦新小國二南涼

春正月魏王珪擊信都降之

北涼凡七僭國

禿髮烏孤自稱西平王攻涼取金城

是為南涼

先是烏孤擊乙弗折掘部

二部皆在禿髮氏之西

降之徙都廉

川

故城在今西寧府碾伯縣

廣武

注見前

趙振少好奇略棄家從烏

孤烏孤喜曰吾得趙生大事濟矣拜左司馬至是烏

孤稱王改元治兵廣武攻涼金城克之

已而烏孤取嶺南五部更

稱武威王徙治樂都 嶺南洪池嶺南也洪池嶺注見前樂都涼郡今西寧府碾伯縣是

二月燕主寶襲擊魏軍大敗奔還

魏王珪自信都還燕主寶悉發其衆以邀之營于滹沱水北魏軍至營水南寶潛師夜濟襲魏營因風縱火魏軍大亂珪棄營走既而燕兵無故自相斫射珪望見之乃擊鼓收衆多布火炬于營外縱兵衝之燕兵大敗引還魏兵隨而擊之燕兵屢敗寶懼棄軍以二萬騎奔還時大風雪凍死者相枕藉尚書郎慕容

皓謀弑寶立趙王麟不克奔魏麟由是不安

三月燕幽平牧慕容會

寶之庶子

引兵至薊慕容麟作亂出

走魏王珪進圍中山燕主寶奔會軍慕容詳城守拒魏

初燕清河王會聞魏兵東下表求赴難而無行意

會雄

後有器藝燕主垂愛之遣鎮龍城遺言命寶以

燕主

為嗣寶愛少子策立之會因是愠懟有異志

寶怒切責之會不得已乃上道徐進至是始達薊城

魏圍中山既久城中將士皆思出戰高陽王隆為寶
屢言之趙王麟每沮其議隆成列而罷者數四衆大

忿恨麟以兵劫北地王精使率禁兵弑寶精以義拒
之麟怒殺精出奔西山依丁零餘衆于是城中震駭
寶恐麟奪會軍乃召隆及遼西王農謀走保龍城夜
與太子策及隆農等萬餘騎出赴會軍城中無主百
姓惶惑開封公詳從寶不及城中立以為主閉門拒

守珪盡衆攻之不拔

寶出中山會帥騎卒二萬迎于
薊南寶怪會有恨色分其兵給

農隆北趨龍城魏兵追之會整陳與戰農隆等復以
騎衝之魏兵大敗追奔百餘里會既敗魏兵矜很滋
甚遂謀作亂襲隆殺之農被重創亡走寶欲討會陽
為好言以安之因召羣臣食會就生寶目暮與騰斬

會傷首不死走赴其軍勒兵攻寶寶馳至龍城會引
兵頓城下城中將士皆憤怒出破會軍侍御郎高雲
復夜襲之會衆潰奔中山慕容詳殺之寶以雲為
將軍養以為子高雲字子雨高句驪之支屬

尊皇太后李氏為太皇太后立皇后王氏

夏四月王恭舉兵反詔誅僕射王國寶將軍王緒恭罷
兵還鎮

王國寶王緒依附會稽王道子惡王恭殷仲堪勸道
子裁損其兵權恭遣使與仲堪謀討國寶等桓元亦
以仕不得志欲假仲堪兵勢以作亂乃說仲堪曰國

寶與君惟患相斃之不速今既執大權無不如志若
發詔徵君何以處之仲堪曰計將安出元曰孝伯疾
惡深至宜潛與之約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元
雖不肖願帥荆楚豪傑荷戈先驅此桓文之勲也仲

堪疑未決

于是外結雍州刺史郗恢內與從兄南蠻校尉覲南郡相江績謀之覲曰人臣當守

職分朝廷是非豈藩屏所制也晉陽之事不敢預聞績亦極言其不可覲恐績及禍和辭之績曰大丈夫何至以死相脅耶江仲元行年六十但求養死所耳仲堪憚其堅正以楊佺期代之朝廷聞之數績為御史中丞覲遂以疾辭位仲堪往省之曰兄病殊可憂曰我疾不過身死汝病乃當滅門宜深自愛勿以我

為念郝恢亦不肯從郝恢字道脩量之子殷蜺字伯通江績字仲元陳留圉人會恭使至

仲堪乃許之恭大喜上表罪狀國寶舉兵討之表至
內外戒嚴國寶懼不知所為問計於王珣珣曰王殷
與卿素無深怨所競不過勢利之間耳國寶曰將曹
爽我乎珣曰是何言歟卿寧有爽之罪孝伯豈宣帝
之儔邪又問計于車胤胤曰今朝廷遣軍恭必城守
若京口未拔上流奄至何以待之國寶遂上疏解職
待罪道子閭孺欲求姑息乃賜國寶死斬緒于市遣

使謝恭恭乃罷兵還京口仲堪初猶豫不敢下閭國
寶死始抗表舉兵道子以書止之仲堪乃還

以會稽世子元顯為征虜將軍

元顯年十六有雋材為侍中說會稽王道子以王殷
終必為患請潛為之備道子乃拜元顯征虜將軍以
其衛府及徐州文武悉配之

涼沮渠蒙遜

張掖盧水胡人匈奴沮渠王之後以官為氏

叛推段業

京兆人

為

建康

前涼所置郡故城在今肅州高臺縣

公以衆歸之

是為北涼

蒙遜之先世為部帥其諸父羅仇麴粥皆臣于涼涼

王光殺之蒙遜因叛涼起兵攻臨松郡

前涼置故城在今甘州府

張掖縣

拔之屯據金山

在甘州府山丹縣西南

蒙遜從兄男成聞

蒙遜起亦合衆攻建康會蒙遜為光子纂

字永緒

所破

男成遣使說建康太守段業推為涼州牧建康公

改元

神璽

蒙遜帥衆歸之業以男成為輔國將軍蒙遜為鎮

西將軍光命纂攻之不克

業自稱涼王以蒙遜為尚書左丞

秋九月秦太后虵氏卒

自此後秦止稱秦

秦太后卒秦主興哀毀過禮不親庶政羣臣請依漢
魏故事既葬即吉尚書郎李嵩上疏曰孝治天下先
王之高事也宜遵聖性以光道訓既葬之後素服臨
朝尹緯駁曰嵩矯常越禮請付有司論罪興曰嵩忠

臣孝子有何罪乎其如嵩議

興勤于政事延納善言杜瑾等以論事得顯拔

姜龕等以儒學見尊禮古成詵等以文章參機密詵剛介雅正以風教為己任京兆韋高慕阮籍為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詵聞之而泣持劍欲殺之高懼而逃匿姜龕天水人古成複姓詵名也

冬十月魏王珪克中山

先是燕開封公詳稱帝于中山

中山城無定主民恐魏兵乘之男女結盟

人自為戰

魏王珪罷圍就穀河間詳

已而趙王麟襲

自謂能却魏

兵威德已振遂即帝位

殺詳而自立

詳嗜酒奢淫刑殺無度羣下離心城中饑窘麟襲殺之自立以拒魏

至是

中山饑甚魏王珪進攻之太史令龜崇

字子業遼東襄平人曰

不吉紂以甲子亡謂之疾日珪曰紂以甲子亡周武

不以甲子興乎遂進與麟戰于義臺

即古野臺在正定府新樂縣西

南括地志野

臺一名義臺大破之麟奔鄴魏克中山得燕璽綬圖

書府庫珍寶以萬數班賞將士

周武以甲子興一語足破陰陽家禁忌之惑進戰克捷乃乘其銳氣而用之稍存猶豫鮮有不坐失事機者

戊二年

燕主慕容盛建平元年魏天興元年南燕主慕容德元年舊大國三燕秦魏小國四西秦涼南

涼北涼

新小國一

南燕

凡八僭國

春正月燕慕容德徙居滑臺稱燕王

是為

南燕

慕容麟奔鄴復稱趙王說范陽王德南趣滑臺阻河

以待魏時魯王和

德之弟

鎮滑臺亦遣使迎德德許之

自鄴帥戶四萬南徙滑臺

魏衛王儀入鄴追德至河
弟及儀攻中山時珪封

為衛

慕容麟上尊號于德德用兄垂故事稱燕王以

統府行帝制置百官麟復謀反德殺之

魏王珪北還徙山東民夷十餘萬口以實代

二月以王愉

字茂和坦之子

都督江豫州軍事

會稽王道子忌王殷之逼以譙王尚之

字伯道承之曾孫

及

弟休之

字季預

有才略引為腹心尚之曰今方鎮強盛

宰輔權輕宜樹腹心于外以自衛道子乃以其司馬

王愉為江州刺史都督江州及豫之四郡軍事日夜

謀議以伺四方之隙

魏封爾朱羽健

其先契胡部落大人居爾朱川因以為氏

于秀容川

胡三省注此北

秀容地

近平城

秀容川酋長爾朱羽健從魏王珪攻晉陽中山有功
環其所居割地三百里以封之

燕衛卒段速骨作亂三月攻陷龍城燕主寶出奔尚書
蘭汗誘而弑之秋七月長樂王盛討殺蘭汗攝行統制
初燕人有自中山至龍城者言魏王珪衰弱于是燕
主寶欲取中原調兵悉集已而聞中山已陷乃命罷
兵遼西王農請因成師襲庫莫奚

東部鮮卑之別種

寶從之

遂北行會南燕王德遣使來告珪已西還中國空虛
寶大喜即日引還詔諸軍就頓不聽罷散乃留長樂
王盛統後事自引兵而南長上

衛兵之不
番代者

段速骨等

因衆心之憚征役逼立高陽王隆之子崇為主寶將
十餘騎奔還龍城速骨攻之尚書蘭汗陰與通謀城
遂陷寶及盛輕騎南走速骨以高陽王崇幼弱欲更
立農宗黨聞之遂殺農蘭汗又襲殺速骨廢崇奉太
子策承制遣使迎寶盛以汗不可信勸寶南就范陽

王德先遣使告德奉迎德遣慕輿護帥壯士數百人而北聲言迎衛其實圖之寶聞德已稱制亦懼而北走遣盛收兵冀州會蘭汗復遣使奉迎寶以汗乃父垂之舅又盛妃之父謂必無他遂行盛流涕固諫不聽乃逃匿寶去龍城四十里汗遣弟加難帥五百騎迎入外邸而弑之并殺太子策汗自稱昌黎王盛欲赴哀從者止之盛曰我今以窮歸汗汗性愚淺必念婚姻不忍殺我旬月之間足以展吾志遂往見汗汗

果哀之乃舍之于宮中親待如舊汗兄提驕狠荒淫
事汗無禮盛因而間之汗兄弟漸生嫌忌久之其黨
自相攻擊盛乃乘間殺汗龍城自夏不雨至于七月
汗日詣燕諸廟禱請委罪
加難加難怒叛汗汗遣太子穆擊破之還賀將士汗
穆皆醉盛因踰垣入東宮殺穆諸軍聞盛得出皆呼
躍爭先攻汗斬之告于太廟下令大赦改元以長樂王攝行

統制

魏遷都平城

魏遷都平城始營宮室建宗廟立社稷宗廟歲五祭

用分至及臘

魏王珪命有司正封畿標道里平權衡審度量遣使循行郡國察宇宰不法者

親考察

黜陟之

王恭殷仲堪及南郡公桓元反元陷江州

桓元求為廣州會稽王道子忌元在荊州因從之元

受命而不行豫州刺史庾楷

亮之孫

以道子割其四郡

屬王愉上疏言江州內地而西府

晉以京口為北府歷陽為西府豫州

治歷陽楷故云

北帶寇戎不應使愉分督朝廷不許楷怒遣

其子鴻說王恭曰尚之兄弟復秉機權欲削方鎮宜

早圖之恭以為然以告殷仲堪及元皆許之推恭為

盟主刻期同趣京師

恭司馬劉牢之諫曰會稽王道子天子叔父也而又當國秉政

卿為將軍割其所愛其伏將軍已多矣頃所授任雖未允愜亦無大失割庾楷四郡以配王愉于將軍何損晉陽之甲豈可數興乎恭不從上表請討王愉司馬尚之兄弟朝

廷憂懼內外戒嚴道子不知所為悉以事委世子元

顯日飲醇酒而已

元顯聰警頗涉文義志氣果銳以安危為己任附之者謂其英武有

明帝之風

仲堪聞恭舉兵勒兵趣發悉以軍事委南郡相

楊佺期兄弟佺期帥舟師五千為前鋒桓元次之仲

堪帥精兵二萬繼下八月佺期及元奄至湓口王愉

無備惶遽奔臨川

吳郡治臨汝今江西撫州府臨川縣是

元追獲之

九月加會稽王道子黃鉞討王恭恭司馬劉牢之執恭以降斬之以牢之都督青兗七州軍事桓元為江州刺史楊佺期為雍州刺史敕殷仲堪使回軍

九月加會稽王道子黃鉞以世子元顯為征討都督遣王珣將兵討王恭譙王尚之將兵討庾楷尚之大

破楷于牛渚楷奔桓元元大破官軍于白石

山名在今廬州

府無為州西水經注柵口水遵

巢湖又東合白石山水即此

進至橫江尚之退走

道子屯中堂元顯守石頭珣守北郊以備之恭素以

才地傲物既殺王國寶自謂威無不行仗劉牢之為

爪牙而以部曲將遇之牢之負才懷恨元顯知之遣

人說牢之使叛恭事成授以恭位號

牢之謂其子敬宣曰恭為帝舅

不能翼戴帝室數舉兵向京師吾欲討之何如敬宣

曰朝廷雖無成康之美亦無幽厲之惡而恭恃其兵

威暴蔑王室大人與恭親非骨肉義非君臣今日討

之于情義何有參軍何澹之知其謀以告恭恭不信

更置酒拜牢之為兄恭使牢之帥帳下督顏延為前

精兵堅甲悉以付之

恭初以疾廢威
爵朝廷已如奪
驥田之牛身陷
不義至國寶等
既誅由謂威無
不行動輒舉兵
向朝小人無忌
懼執其於此而
以欲忠社稷白
解其誰欺百世
之下知有王恭
亦所謂遺與焉

鋒牢之至竹里

山名在江寧府句容縣北元和志山甚傾險行者號翻車現

斬延

以降遣敬宣還襲恭恭兵潰亡走為人所獲送京師

斬之

恭臨刑神色自若謂監刑者曰我聞于信人所

以至

此然其本心豈不欲忠于社稷耶但令司

世之下知

詔以牢之代恭為都督刺史鎮京口俄而

有王恭耳

楊佺期桓元至石頭殷仲堪至蕪湖上表理王恭求

誅牢之牢之師北府之衆馳赴京師軍于新亭佺期

元見之皆失色回軍蔡洲

在江寧縣西大江中

朝廷未知西軍

虛實內外憂逼桓修

字承祖冲之子

言于道子曰今若以重

年耳

王恭以討國寶
為名即殺國寶
刺牢之殺恭即
今代恭欲元等
取仲堪即殺之
江陵欲仲堪罷
兵即還以荆益
晉政不綱至此
極矣前此王敦
撫峻桓溫等雖
奸雄久蓄異志
尚不能開干戈
是桓元以一任

利昭元及佺期二人必內喜元能制仲堪佺期可使
倒戈取仲堪矣道子納之以元為江州刺史佺期為
雍州刺史黜仲堪為廣州刺史遣使宣詔敕使回軍
仲堪得詔書大怒起元佺期進軍元等喜于朝命欲
受之仲堪遽自蕪湖南歸且諭散蔡州軍士元等大
懼追仲堪及之尋陽乃以子弟交質而盟連名上疏
申理王恭求誅刺牢之及譙王尚之並訴仲堪無罪
朝廷深憚之復以荊州還仲堪仲
堪等受詔推元為盟主各還所鎮

冬十月燕長樂王盛稱皇帝

盛稱帝未幾復自貶號稱庶人天王

去少年不若而
精神可兒國
是益非則逆謀
並功遂理勢必
然足為千古炯
戒

十二月魏王珪稱皇帝

魏王珪命吏部郎鄧淵

字彥海
安定人

立官制協音律儀曹

郎董謐

清河人

制禮儀三公郎王德定律令太史令龜

宗考天象尚書崔宏總而裁之以為永式十二月珪

即皇帝位命朝野皆束髮加帽追尊遠祖毛以下二

十七人皆為皇帝倣古制定郊廟祭饗禮樂又用崔

宏議自謂黃帝之後以土德王徙六州二十二郡守

宰豪傑二十家于代都東至代郡

胡三省注此依漢
郡而言漢代郡治

秦乾故城在今

宣化府蔚州

西及善無

漢縣後魏為郡故城在今山西朔平府右玉縣南

極陰館

注見前

北盡參合

漢縣晉廢魏復置故城在今朔平府左雲縣

皆為

畿內其外四方四維置八部帥以監之

妖人孫泰

琅邪人

謀亂伏誅

初泰學妖術于杜子恭

錢塘人

士民多奉之王珣惡之

流泰于廣州王雅薦于孝武帝云知養性之方召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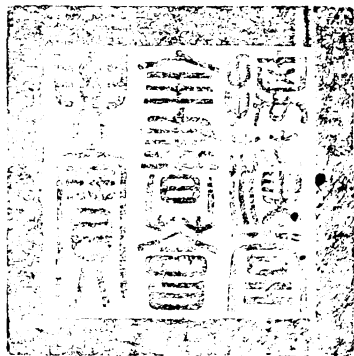
累官至新安太守泰知晉祚將終以討王恭為名收

兵聚貨謀作亂會稽內史謝輜發其謀會稽王道子

誘而斬之并其六子兄子恩逃入海愚民猶以為秦
蟬蛻不死就海中資給之恩乃聚合亡命得百餘人
以謀復仇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四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學錄臣謝登雋
謄錄監生臣汪應鰲